

Yilin Classics

HENRY DAVID THOREAU

经 / 典 / 译 / 林

Walden

瓦尔登湖

[美国] 梭罗 著

许崇信 林本椿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Yilin Classics

HENRY DAVID THOREAU

经 / 典 / 译 / 林

Walden

瓦尔登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美)梭罗(Thoreau, H. D.)著；许崇信，林本椿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

(经典译林)

书名原文：Walden

ISBN 978-7-5447-1076-3

I. 瓦… II. ①梭… ②许… ③林… III. 游记-作品集-美国-近代
IV. 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09619 号

书 名	瓦尔登湖
作 者	[美国]梭罗
译 者	许崇信 林本椿
责任编辑	马爱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1号)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hoenix.cn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5
插 页	4
字 数	235 千
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076-3
定 价	22.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我与梭罗

茅岸

梭罗的名字,是与他的《瓦尔登湖》联系在一起的。我第一次听说这本书,是在1986年的冬天。当时诗人海子告诉我,他1986年读的最好的书是《瓦尔登湖》。在此之前我对梭罗和《瓦尔登湖》还一无所知。书是海子从他执教的中国政法大学图书馆借的,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的版本,译者徐迟先生。我向他借来,读了两遍(我记载的阅读时间是1986年12月25日至1987年2月16日),并作了近万字的摘记,这能说明我当时对它的喜爱程度。

后来我一直注意在书店寻找这本书。现在我手里已经有五种中文版本的《瓦尔登湖》了,它们出自国内的三家出版社(此外我还有一册友人赠予的纽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1962年的英文版本)。我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梭罗近两年在中国仿佛忽然复活了,《瓦尔登湖》一出再出,且在各地学人书店持续荣登畅销书排行榜,大约鲜有任何一位19世纪的小说家或诗人的著作出现过这种情况,显现了梭罗的超时代意义和散文作为一种文体应有的力量。”

《瓦尔登湖》是我唯一从版本上多重收藏的书籍,以纪念这部瑰伟的富于思想的散文著作对我的写作和人生的“奠基”意义。我的“文学生涯”是从诗歌开始的,《瓦尔登湖》的出现,结束了我的一个自大学起持续了七八年的时期,那阶段我的阅读兴趣和写作方向主要围绕诗歌进行。我曾在自述《一个人的道路》中写道:“最终导致我从诗歌转向散文的,是梭罗的《瓦

尔登湖》。当我初读这本举世无双的书时，我幸福地感到，我对它的喜爱超过了任何诗歌。”导致这种写作文体转变的契机看起来是偶然的——由于读到了一本书，实际蕴含了一种必然：我对梭罗的文字仿佛具有一种血缘性的亲和和呼应。换句话说，在我过去的全部阅读中，我还从未发现一个在文字方式上（当然不仅仅是文字方式）令我格外激动和完全认同的作家，今天他终于出现了。下面的对比也许更能说明这一变化的内在根据：

我们常常忘掉，太阳照在我们耕作过的田地和照在草原与森林上一样，是不分轩轻的。它们都反射并吸收了它的光线，前者只是它每天眺望的图画中的一部分。在它看来，大地都给耕作得像花园一样。因此我们接受它的光与热，同时也应接受它的信任与大度……

* * *

秋天是结实季节
生命的引导者
接纳一切满载之船的港湾

北方，鸟在聚合
自然做着它的大循环
所有结着籽粒的植物
都把充实的头垂向大地
它们的表情静穆、安详
和人类做成大事情时一样

太阳在收起它的光芒
它像即将上路的远行者
开始打点行装

它所携带的最宝贵的财富
是它三个季节里的阅历

前者是《瓦尔登湖》中“种豆”一章的文字，后者是我那时写的一首名为《结实》的诗。我的诗显然具有平阔的“散文”倾向，梭罗的散文也并未丧失峻美的“诗意”，而我更倾心梭罗这种自由、信意，像土地一样朴素开放的文字方式。总之在我这里诗歌被征服了：梭罗使我“皈依”了散文。后来我愈加相信，在写作上与其说作家选择了文体，不如说文体选择了作家。一个作家选择哪种文学方式确立他与世界的关系，主要的还不取决于他的天赋和意愿，更多的是与血液、秉性、信念、精神等等因素相关（中外文学的经验大体可以证实这点）。

对于本质上作为一个物种的人类来讲，他已经历了一次脱离有机世界进入无机世界的巨大转折。当人类的制造异于自然并最终不能融入自然的循环而积累在自己身边时，他就置身于无机世界之中了。我在一则《大地上的事情》里这样写过：“有一天人类将回顾他在大地上生存失败的开端，他将发现是1712年，那一年瓦特的前驱，一个名叫托马斯·纽科门的英格兰人，尝试为这个世界发明了第一台原始蒸汽机。”仿佛与这一转折相应，在精神领域人类的文字表述也呈现了一个从“有机”蜕变为“无机”，愈来愈趋向抽象、思辨、晦涩、空洞的过程。正如梭罗讲的：“那个时期所有杰出的作家都比现代的作家更加朝气蓬勃、质朴自然，当我们在现代作家的著作中读到那个时期某一作家的一句语录时，我们仿佛蓦地发现一片更加葱绿的田地，发现土壤更大的深度和力量。这就好比一根绿色树枝横在书页上，我们像在仲冬或早春看到青草一般心神舒畅。”的确，在现代作家（广义）的著作中，我们能够读到诸如“城邦丧失了青年，有如一年中缺少了春天”，“美德如江河流逝，但那道德高尚的人本色不变”这样富于生命气息，仿佛草木生长、河水奔流时写成的词句吗？在视明朗为浅薄、朴素为低能的现代文风中，具有“能以适当的比例将自己的意义分别给予仓促草率的读者和深思

熟虑的读者。对于务实的人,它们是常识;对于聪明的人,它们是智慧。正如一条水量充沛的河流,一位旅行家用它的水湿润嘴唇,一支军队用它的水装满自己所有的水桶”(梭罗语)特征的伟大著述消失了,文学和学术已经自我深奥与封闭起来。

梭罗的文字是“有机”的,这是我喜爱他的著作的原因之一。我说的文字的“有机”,主要是指在这样的著述中,文字本身仿佛是活的,富于质感和体温,思想不是直陈而是借助与之对应的自然事物进行表述(以利于更多的人理解和接受),体现了精神世界人与万物原初的和谐统一。这是古典著作(无论文学还是哲学)的不朽特征,梭罗继承了这一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正如平原的不平坦被距离所掩盖,突兀的一个个时代和断层在历史中被抚平”,“月亮再也不反照白昼,而是按她的绝对规律升起;农民和猎人把她公认为他们的女主人”,“一本书里的简朴几乎同一所住宅内的简朴一样是个了不起的优点,如果读者愿意居住其中”……梭罗的这种比比皆是的话语,使他的行文新鲜、生动、瑰美、智巧,整部著作魅力无穷。

我称梭罗是一个复合型作家:非概念化、体系化的思想家(他是自视为哲学家的);优美的、睿智的散文作家;富于同情心、广学的博物学家(梭罗的生物知识特别是植物知识是惊人的,他采集并收藏了数百枚植物标本);乐观的、手巧的旅行家;自称的“劣等诗人”。梭罗1817年7月12日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名叫康科德的小镇。康科德的著名首先由于它与其近邻列克星敦同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始发地,梭罗为此感到骄傲,因为自己生于“全世界最可敬的地点之一”。在后来定居康科德的超验主义团体成员中,梭罗是唯一土生土长的人。霍桑曾形容梭罗是个“带着大部分原始天性的年轻人……总带有点粗俗的乡村野气”。梭罗实际是受过系统教育的,从康科德中心学校、私立康科德学院,直到哈佛大学。1847年,三十岁的梭罗在接受他的哈佛班级十周年纪念问卷调查时写道:“我是个校长、家庭教师、测绘员、园丁、农夫、漆工、木匠、苦力、铅笔制造商(梭罗六岁时,其父接管了妻弟的铅笔制造生意。在铅笔制造上梭罗是可以申请专利的,是他从苏格兰百

科全书中得到启发,用巴伐利亚黏土混合石墨,生产出更精细的石墨粉,改进了铅笔芯的质量,并设计出钻机,使铅芯可以直接插入铅笔,而无需切开木条,还制定了铅硬度的等级划分)、玻璃纸制造商、作家,有时还是个劣等诗人。”这已大体概括了他一生从事过的工作。梭罗的这种智识与体能尚未分离的本领,再次印证了古代希腊的泰勒斯曾向世界表示的:“只要哲学家们愿意,就很容易发财致富,但是他们的雄心却是属于另外一种。”

谈论梭罗,不能不提到曾给他巨大影响和帮助,被誉为“使我们万众一心”的“康科德精神”的爱默生(爱默生曾为康科德写过赞歌)。1835年,三十二岁的爱默生花三千五百美元在康科德买下一幢房子,正式从波士顿迁到这个小镇,此时的梭罗尚是一名哈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1837年,已在康科德中心学校任教但因被校方责令鞭打六名学生一事而辞去教职的梭罗,加入了爱默生组织的“新英格兰超验主义俱乐部”,他们的伟大友谊从此开始了。1841年,梭罗关闭接管了两年的康科德学院,失去工作的梭罗应爱默生邀请住进他家,做了一名园丁。两年的与爱默生密切接触及他的大量藏书,使梭罗在此奠定了确立自己基本思想和信念的基础(梭罗与爱默生的特殊关系,使善于寻找任何角度刻薄说话的批评家曾讥他“不过是爱默生的影子罢了”,但梭罗依然是梭罗。后来他们相对疏远的原因之一,是梭罗对自己渐长的名气和声望给爱默生带来的影响有了顾虑)。

关于梭罗与爱默生的关系,我更愿意相信他们在心灵上、思想上存在一种先天的契合和呼应。爱默生在他的讲演录《美国学者》中阐述过这样一个基本思想,即在分裂的或者说是社会的现状下,人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完整性,所谓“人”只是部分地存在于所有的个人之中,个人站在社会派给他的岗位上,每一个人都像是从身上锯下来的一段肢体——一个手指、一个颈项、一个胃,但不是一个完整的人;栽种植物的人很少感觉到他的职务的真正尊严,他只看见他量谷子的箩筐与大车,此外一无所视,于是就降为一个农民(而不是“人”在农场上);商人从不认为他的生意也有一种理想的价值,灵魂只为金钱所奴役;律师成了一本法典;机师成了一架机器;水手成了

一根绳子……爱默生的关于“人”的理想是，每个人若要完整地掌握自己，就必须时时从他自己的“岗位”回来，拥抱一切。梭罗则说：“人类已经成为他们的工具的工了，饥饿了就采果实吃的人已变成一个农夫，树荫下歇力的人已变成一个管家。最杰出的艺术作品都表现着人类怎样从这种情形中挣扎出来，解放自己。”从梭罗回答哈佛的问卷中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梭罗的一生便是有意体现这一“人”的理想、“解放自己”的一生（爱默生在日记里曾诙谐地写道：“梭罗的个性中缺少点雄心壮志……他不当美国工程师的领袖而去当采黑果队的队长。”梭罗这种“不争第一”的人生姿态与那个时代业已开始的以竞争为机制和本质的现代社会显然背道而驰，而我确信这一机制和本质正是“人类在大地上生存失败”的根本原因）。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曾这样说明自己：“我在我内心发现，我有一种追求更高的生活，或者说探索精神生活的本能，但我另外还有一种追求原始的行列和野性生活的本能。”梭罗的这种源于生命的非实用主义或反物质文明倾向，以及他的审美地看待世界的目光、诗意的生活态度，早在哈佛大学的毕业论文中就有所表露：“我们居住的这个充满新奇的世界与其说是与人便利，不如说是令人叹绝，它的动人之处远多于它的实用之处；人们应当欣赏它，赞美它，而不是去使用它。”梭罗上述自我表白和说法，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他的“否定了一切正常的谋生之道，趋向于在文明人中过一种不为生计做任何有规则的努力的印第安人式生活”（霍桑语）的非凡一生（为梭罗这种人生提供保障的，是他自己宣称的“我最大的本领是需要很少”。我想如果梭罗与现代环境保护主义有关，也主要在于他这种自觉降低消费的生活态度）。自1839年二十二岁的梭罗与其胞兄约翰乘自造的“马斯特奎德号”船在康科德与梅里马克河上航行一周起，旅行便几乎成了他生活的核心。而瓦尔登湖，由于梭罗在湖畔的居住及他的以之命名的不朽著作，则已是梭罗的象征。1862年5月6日，梭罗因肺结核在康科德不幸病逝，时年四十五岁。在梭罗的葬礼上，痛致悼词的爱默生满怀深情地说道：“这个国家还不知道，或者仅有极个别人知道，它已失去了一个多么伟大



的儿子。”

梭罗是难以谈尽的。自1873年梭罗的生前好友钱宁率先为其写传以来,关于梭罗的传记和著述已数不胜数。这两年由于《瓦尔登湖》在国内的频繁出版,谈论梭罗的文章(或颂扬或贬损)亦不时出现。对此,我在前面提到的那封信中曾表述了这样的看法:“……人们谈论梭罗的时候,大多简单地把他归为只是个倡导(并自己试行了两年,且被讥为并不彻底)返归自然的作家,其实这并未准确或全面地把握梭罗。梭罗的本质主要的还不在其对‘返归自然’的倡导,而在其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梭罗到瓦尔登湖去,并非想去做永久‘返归自然’的隐士,而仅是他崇尚‘人的完整性’的表现之一。对‘人的完整性’的崇尚,也非机械地不囿于某一岗位和职业,本质还在一个人对待外界的态度:是否为了一个‘目的’或‘目标’,而漠视和牺牲其他(这是我喜欢梭罗——而不是陶渊明——的最大原因)。”当我们了解了梭罗在他的“漫游与著述”生涯中,并没有无视美国当时的奴隶制,并与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多次撰文;为此拒绝纳税而不惜坐牢;在家中收容逃亡的奴隶,帮助他们逃往加拿大;组织营救被捕的废奴主义领袖约翰·布朗;以及同情并帮助印第安人)等事后,我们便会认同当年他接管过的康科德学院学生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富有爱心的人”。

1998年5月

梭罗小传

爱默生,1862年5月9日

仿佛是清风送来了他,
仿佛是麻雀教会了他,
仿佛是神秘的路标指引着他,
觅见了远方土壤中怒放的兰花。

亨利·大卫·梭罗是他家族里的最后一代男性子嗣。他的祖先是法国人,很久以前从格恩西岛迁至美国,他的个性中偶尔也显示出格恩西岛血统,与十分强烈的撒克逊秉赋混合形成独特气质。

梭罗1817年7月12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183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但是在文学方面并不出名。他在文学上提倡打破旧学,很少感谢学校对他的栽培,对学校都持藐视态度,然而他实在得益于大学不浅。离开大学后,他曾跟哥哥在私立学校教书,但不久便放弃了。他的父亲是石墨铅笔制造商,亨利一度专注于这门手艺,自信能够造出一种铅笔,比现有的更好用。完成试验后,他向波士顿的化学家们和艺术家们展示了自己的作品,获得了优质证书,证明它与伦敦最好的产品质量相当,然后满足地回到家里。朋友们向他道贺,盛赞他已打开了财富之门。但是他却说以后再也不做铅笔了。“我为什么还要做铅笔呢?已经做过一次的事情我决不再做。”他重新开始他无穷无尽的行走和各种各样的研究,每天对自然界都有一些新的认识,不过还从未谈及动物学和植物学,因为,虽然他对自然界的事实

充满好奇,但是他对学术的和书本的自然科学不感兴趣。

此时,他正是一个身强力壮、刚刚从大学毕业的青年,所有的同学都在选择职业,或是急于要开始某种报酬丰厚的工作,当然他也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这些情况。他那种抗拒一切惯常道路,保存他孤独自由的决心,实在是难能可贵——这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辜负他的家人和朋友们正常的期望。他绝对正直,严格要求自己独立,也如此要求每一个人,所以他的处境只有更艰难。但是梭罗从未动摇。他是个天生的新教徒。他不肯为了任何狭隘的手艺或者职业放弃他在学问和行动上的抱负,他寻求一种更广阔的行业,生活的艺术。如果他藐视和公然反抗了其他人的观点,那仅仅是因为他更愿意使自己的行为与信仰一致。他从不虚度光阴或自我放纵,需要金钱时,他更喜欢通过一些适合他的手艺活来赚取,如修小船、搭篱笆、种植、嫁接、勘测,或其他短工,而不愿长期受雇于他人。由于他吃苦耐劳,需求甚少,又精通木工,擅长算术,所以 he 有能力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谋生。与其他人相比,他只要花费较少的时间就能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因此 he 可以保证有足够的闲暇时间。

测量好像是他天生的技巧,源于他的数学知识,而且 he 有一种习惯,总想确定他所感兴趣的物体的大小和距离,树的高矮、河湖的深广、山的高度、他钟爱的山峰的直线距离——再加上他对康科德地区非常熟悉,使他不经意中成了一位勘测员。对于他,这个职业的好处是能够不断地引领 he 进入新的偏僻的地域,有助于 he 研究大自然。他勘测的精确性和工作技能很快被赏识,在这行业里 he 不愁找不到工作。

他能不费力地解决勘测中的难题,但他每天都被更重大的问题困扰着,并且勇敢面对。他质疑每一种习俗,并希望在一个理想的基础上进行他的实践。他是极端的新教徒,很少有人像 he 这样,生平放弃这么多的东西。他没有受过职业培训,从未婚配,孤独一生, he 从不去教堂,从不参加选举, he 拒绝向政府纳税,不吃肉,不喝酒,不知晓香烟的作用; he 虽然是个自然学家,却从不使用陷阱或猎枪。 he 为自己选择做一个献身于思想和大自然的

单身汉，这无疑是英明的。他没有敛财的天赋，却知道怎样清贫而丝毫不显得肮脏或粗鄙。也许，他在不经意间采取了这种生活方式，后来以成熟的智慧赞成它。他在日志中写道：“我常常想到，即使我富可敌国，我的目标仍然是一样的，手段基本上也是一样的。”他不受诱惑，没有欲望，没有所谓的激情，对浮华的琐事没有兴趣。好房子、漂亮衣服、受过高等教养者的礼节和谈吐，他都置之不理。他比较喜欢质朴的印第安人，认为言谈举止的文雅妨碍了交流，他希望用最简单的方式和同伴相处。他拒绝参加晚宴，因为那种场合每一个人都在妨碍他人，他无法与别人进行有意义的交流。他说：“他们以晚餐的昂贵为荣，而我以在晚餐上节俭为傲。”当问及他最喜欢桌上哪道菜时，他回答，“离我最近的那道。”他不喜欢酒的味道，一生没有任何恶习。他说：“我模糊地记得未成年时吸干百合花梗似乎有点快感，当时我常常预备着一些。我从来没吸过更有害的东西。”

他宁愿减少他日常的需要，并且自给自足——这也是一种富有。在他的旅行中，只有在需要跨越许多与当前目标无关紧要的村庄时，才使用铁路。他会步行成百上千里的路，避免住客栈，只在农人和渔夫的家里付费住宿，因为比较便宜，而且他觉得这样更舒服，也更容易打听他所关心的人和信息。

在他的个性中有种不屈服的军人气质，很有男子汉气魄，很能干，但是缺少些温柔，好像除了反对，他就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他希望揭穿谬误，嘲弄愚蠢，我可以说，只需要一点胜利的感觉，几槌鼓声，他就能把他所有的能量发挥出来。否定什么对他而言不费吹灰之力，实际上，他发现这比肯定什么容易得多了。仿佛他的第一本能就是去反对他听到的意见，他对我们日常思维定势的限制如此不耐烦。当然，这种习惯有点给交流的兴致泼冷水；尽管同伴们最终能看到他没有任何恶意或虚伪，但是这不利于交流。因此，没有一个平等的同伴能和如此单纯和坦率的人成为亲密挚友。他的一个朋友说，“我爱亨利，但是我不喜欢他。至于握他的手臂，我宁愿考虑去握榆树的手臂。”

尽管他是个隐士,淡泊寡欲,但是他很有同情心,他能全身心地、孩童般地投入到他喜爱的年青人中去,愉快地招待他们,给他们讲他在田边、在河畔所经历的各种无穷的奇闻轶事,那也只有他能做到。他总是想着要领导一个采浆果远足队,或搜寻栗子、葡萄。有一天,当谈及一场公众演说,梭罗评论道,凡是在听众中获得成功的东西都是糟糕的。我说,“谁不愿意写些像《鲁宾逊漂流记》那样的,让所有人都读得懂的东西?看到自己的文章没有一种每个人都喜欢的现实主义手法,谁能不感到遗憾?”当然,梭罗相当反对,并夸耀道,更好的演讲是只讲给少数人听的。晚餐上,一位姑娘得知他将去讲堂演讲,尖锐地问道,他的演讲是不是一个好听的、有趣的故事,像她想听到的那样,还是那种她从不关心的陈旧的哲学话题。梭罗看着她,陷入思考,我看出他正试图相信自己有适合她和她兄弟的内容,如果演讲对他们口味,他们会认真去听。

他是真理的代言人和实践者——生来就是,也因此不断陷入戏剧性的境遇中。在任何事件中,所有旁观者都很想知道梭罗将会持什么态度,说什么话。他也不负众望,对每一突发事件都有新颖的评价。1845年,他在瓦尔登湖畔修建了一间小木屋,独自生活了两年,边劳动边研究。这种行为对他来说很天然、很适宜。了解他的人不会责备他有做作之嫌。他的思想比他的行为更加与周围人不同。他用尽了这隐居生活的优点,就立刻放弃了它。1847年,由于不满财政支出的某些用途,他拒绝缴纳镇里的课税,被关入监狱。一个朋友替他缴了税,他才获释。来年,相同的麻烦又找上门。但是,因为朋友们不顾他的抗议仍旧替他缴了税,我相信他停止了抵抗。任何反对或是嘲笑,他都不以为然。他冷静而全面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不假装相信它也是大家的意见。即使在场的每个人都持相反的意见,那也没有关系。有一次,他去大学图书馆借几本书,图书管理员不借给他。梭罗先生去找校长,校长告诉了他借阅的章程和惯例:允许借书给住校研究生,本校毕业的牧师,以及学校周围方圆十英里的居民。梭罗先生向校长解释道:铁路的出现颠覆了原有距离远近的概念,所以按照校长的章程,不但图书馆没

有用了,而且连校长和大学也没有用了;他从大学获得的唯一益处就是图书馆;此时,他不仅急切地渴望读书,而且需要读大量的书。他明确地告诉校长,他,梭罗,而不是那位图书管理员,才是这些书最合适的保管人。简而言之,校长发现这申诉者令人敬畏,而那些章程看起来也如此之可笑,便终于准许梭罗享受借书的特权,这特权在他手中变成了无限的。

没有比梭罗更纯粹的美国人。他对家乡和环境的爱是真挚的。他厌恶英国和欧洲的繁文缛节,几乎达到藐视的程度。他没有耐心去听伦敦周边收集来的新闻或者名言警句。尽管他试图保持礼貌,但那些奇闻轶事实在令他厌倦。人们互相模仿,在狭小的模子里生活。为什么他们不尽可能彼此远离些,做个有个性的人?他追求的是最有活力的天性,他想去俄勒冈州而不是伦敦。他在日记中写道:“罗马人的踪迹遍布英国的每个角落:罗马人的骨灰坛、营地、马路、住所,但是至少新格兰不是建在罗马废墟上的。我们完全没必要把房屋建在古文明的废墟上。”

他是理想主义者,支持废除奴隶制,废除关税,几乎要支持取缔政府,然而不用说,他发现自己不仅在现行政纲中找不到代表,而且几乎同样反对每一类改革派。然而他自始至终对反对奴隶制的政党都表现出尊重。其中一位与他有私人来往的,他格外尊敬。在还没有人为约翰·布朗上校说过一句好话时,在被捕事件之后,梭罗给康科德镇的大部分住户发了通知说,他将在周日晚,在公共舞会上演讲约翰·布朗的背景和人格魅力,欢迎大家参加。共和党委员会及废奴主义委员会传话给他说,时机尚不成熟,此举不明智。他回应:“我发通知并不是要征求你们的意见,只是宣布我将要演讲。”会堂里早早就被所有党派的人士挤满,他对英雄的热忱颂词,让在场的所有人肃然起敬,许多人都惊讶地发现自己产生了共鸣。

据说,普罗提诺^①对自己的身体感到羞愧,并且很可能是有充分理由的——他的身体不听使唤,他没有应付物质世界的技能,抽象思维者往往如

① 普罗提诺(Plotinus,约205—270年)希腊哲学家。——编注

此。但是，梭罗先生有一副非常合适好使的身板。他身材短小精干，浅色的皮肤，一双炯炯有神的、严肃的蓝眼睛，一副庄重的表情——他晚年还留了一把胡子，颇为适宜。他感官敏锐，体格结实强壮，使用工具的手有力而灵巧。身体与思维配合得非常好，他可以步测出十六杆长的距离，比別人用测杆和链子量得还要准确。他说，他能在月光下的森林里寻找路径，用脚胜于用眼。他能非常准确地目测出一棵树的高度，可以像牲口贩子那样估计出一头牛或一头猪的重量。从装着一蒲式耳或更多铅笔的盒子里，他能迅速准确地一把抓出一打铅笔。他善于游泳、跑步、溜冰、划船，在一天的长途步行中，可能任何乡民都不是他的对手。身体与思维的关系比我们所描述的还要精妙，他说他的双腿所走的每一步都是他想要的。他路走得有多长作品就有多长。如果关在家里，他就完全不会写了。

他有很强的常识，如同司各特小说中织工的女儿罗丝·佛兰莫克称赞她父亲的那样，像一根尺，量麻布与尿布，也照样能量花毡与金缎。他总有一些新办法。我植树的时候，买了一加仑的橡实，他说只有一小部分是好的，于是开始检查它们，拣出好的。但是发现这样做很费时间，他又说，“我想，你如果把它们扔进水里，好的就会沉下去。”我们做了试验，果真如此。他能设计一座花园、一幢房屋、一个谷仓；他能胜任领导一支“太平洋探险队”，也可以在最重大的私人或公众事件中给予明智的忠告。

他为当前而生活，不为过去所烦累和困扰。如果昨天他向你提出一个新的建议，他今天会向你提出另一个，同样地富于革命性。他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像一切有条不紊的人那样珍视自己的时间，可他又似乎是全城唯一的有闲之人，总是愿意参加任何看上去有乐趣的远足旅行，愿意一直交谈到深夜。他谨慎有规律的日常生活从不影响到他尖锐的观察力，无论什么新局面他都能应付。他喜欢吃最简单的食物，然而，当有人提倡素食时，梭罗

认为所有饮食都是细枝末节,他说“射杀美洲野牛的人比在格雷厄姆素食馆^①用餐的人生活得好”。他说:“你可以贴着铁轨睡觉而不被打扰:人的天性知道应该听什么,潜意识已经决定了你不会去听汽笛声。”而一切事物都尊敬虔诚的心灵,没有什么可以打断心境的神往。他注意到,他屡次遇到这种事情:从远方收到一种稀有的植物之后,他不久就会在他常去的地方找到同样的植物。他还有那种只有精于赌博的人才碰得到的好运气。一天,他与一个陌生人同行,那人问他哪里可以找到印第安人的箭头。他回答“到处都有”,说着就弯下腰,立刻从地上捡起一个。在华盛顿山,塔克曼峡谷,梭罗重重摔了一跤,扭伤了脚。正在爬起来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见了能治扭伤的山金车花的叶子。

他有丰富的常识、有力的双手、敏锐的感觉、顽强的意志,但这些还不能解释他在简单的隐居生活中出类拔萃的原因。我必须加一条重要的事实:他有杰出的智慧,那是为数不多的一流人士才有的,它向梭罗展示物质世界是一种手段和符号。这种发现偶尔为诗人产生时断时续的灵感,给他们的写作锦上添花,对梭罗而言则是一种时刻警醒的洞察力。纵使可能受性格中的缺点或障碍所遮蔽,他还是顺从着超凡的想象力。在他青年时代,有一天,他说,“另一个世界是我全部的艺术,我的铅笔不会画别的,我的折刀不会雕刻别的,我不会把它当作工具。”这是艺术灵感和天赋在指引着他的观点、交谈、学习、工作和一生。这使他成为一名目光锐利的判官。他第一眼就会打量对方,尽管不会注意一些细微的文化教养,却能目测出对方的分量和能力。这使得他的谈话常给人以天才的印象。

他一眼就能理解手头的事情,能看出和他交谈的人的弱点和贫乏,没有什么可以逃过这样一双可怕的眼睛。我不止一次地发现,感性的年青人片刻便转而相信这就是他们一直寻觅的人,人中之人,他可以告诉他们该做的

① 源自素食主义者 S. Graham 博士,他提倡健康饮食,包括以全麦饼干为主食。——编注